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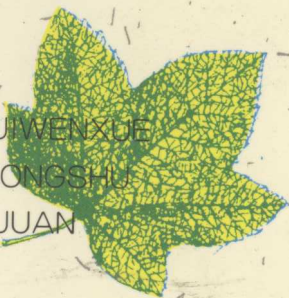
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

战争故事

1995 年卷·小说

廉 声 著

21 SHIJI WENXUE
ZHIXINGCONGSHU
1995NIANJUAN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

1995年卷·小说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战争故事

廉声著



战 争 故 事

廉 声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

河北省滦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7 $\frac{3}{4}$ 插页 4 字数 160000

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ISBN 7-5306-2162-9/I·1929

定价:10.80元

顾 问 冰 心 艾 青

编审委员会

主 任 冯 牧 袁 鹰

副主任 谢永旺 冯立三

委 员 (按姓氏笔划排列)

白 描 孙玉石 亚 方 朱盛昌

朱向前 吴思敬 何志云 张 镏

张凤珠* 张守仁* 张 韧 杨匡满

周艾若 高洪波 秦 晋 陶泰忠

崔道怡* 雷 达 缪俊杰 韩瑞亭

(注:*号者为常务编审)

总策划 白亚南

出版委员会

主 任 张 镏 梁 衡

副主任 杨牧之 郑法清

委 员 徐立岩 张铁军 甘以雯 陈爱仪

林 莽

总 序

冯 牧 袁 鹰

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，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，在内忧外患，雷电风霜，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。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，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，以全新的生命，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（无论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剧本以至评论）建立起全新的文学。将近 100 年来，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，胼手胝足，前赴后继，披荆斩棘，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、耕耘、开拓、奉献，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，云蒸霞蔚，名家辈出，佳作如潮，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。80 年代以来，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，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，骏马奔腾。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，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。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，回首百年，不免五味杂陈，万感交集，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。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，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、无穷希望的天地，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。

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，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

角，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。然而，我们也看到，由于种种未曾预料、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，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。出版渠道不顺，文化市场不善，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。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，有的还获了奖，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，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。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，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，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，焦虑不安。固然，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，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，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？

于是，遂有这套《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》的设想和举措。

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、为青年作者服务，已有多时。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，得以圆了这个梦。瞻望21世纪，漫漫长途，上下求索，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。《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》，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“希望工程”。但它与教育方面的“希望工程”有所不同，它不是扶贫济困，也并非照顾“老少边穷”地区，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，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。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，鲁迅先生先后编印《未名丛刊》和《奴隶丛书》，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；巴金先生主

持的《文学丛刊》，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100余本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，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；茅盾、叶圣陶等先生，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，不遗余力。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，是永远不能抹煞的。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，直到鬓发苍苍，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。60年后，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，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。

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，我们再三斟酌过。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“希望工程”是属于未来的世纪的。它也许还显得稚嫩，却是前程无限。但是不是称之为“文学之星”，且是“21世纪文学之星”？不免有些踌躇。近些年来，明星太多太滥，影星、歌星、舞星、球星、笑星、棋星……无一不可称星。星光闪烁，五彩缤纷，变幻莫测，目不暇接。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，任凭风翻云卷，光芒依旧；但也有为时不久，便黯然失色，一闪即逝，或许原本就不是星，硬是被捧起来、炒出来的。在人们心目中，明星渐渐跌价，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。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？或者，这一批青年作家，他们真能成为名符其实的星吗？

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，反复阅读、酝酿、评议、争论，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本年丛书的入选作品之后，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。盛夏骄阳似火之日，我们集中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处所，远避尘嚣，于清凉宁谧气氛中，平心静气，融洽无间地

确定本年度佳作之后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，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。“他们真能成为名符其实的星吗？”能的！我们可以肯定地，并不夸张地回答：这些作者，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，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。他们有的来自市井，有的来自乡村，有的来自边陲山野，有的来自城市底层。他们的笔下，荡漾着多姿多彩、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涛，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，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、幻梦、烦恼和憧憬。他们都不曾出过书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，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，可以媲美当年《奴隶丛书》的年轻小说家和《文学丛刊》的不少青年作者，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。

是的，他们是文学之星。这一批青年作家，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，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，升起在世纪之初。启明星，也就是金星，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启明星，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长庚星。两者都是好名字。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，寄托绮思遐想，但对现实中的星，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。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，10 年 20 年 30 年 50 年之后，一批又一批、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，奔流不息。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，不也是必然的吗？

岁月悠悠，银河灿灿。仰望星空，心绪难平！

目 录

响马镇.....	1
妇女营	61
步入陷阱.....	120
月色狰狞.....	172
编后记.....	陶泰忠 236

响 马 镇

一

胡师长将部队屯驻响马镇的第二天就去谒见了关老爷。这是他行武得志每到一地必然的仪式。文崇孔圣，武拜关帝，这规矩由来已久，胡某人也不能例外，而且比别人做得更勤快，更虔诚。

响马镇的关帝庙在镇东头，傍了一座小山，坐北朝南，房前屋后植有成片的松柏樟槐，委实占了很好的一块风水地。只是那屋因年代久远显得不那么精神气爽了。四堵土墙远看有洞，近看有缝，梁柱也多已蛀朽，歪歪扭扭地勉强支撑着两片长满瓦楞草的屋顶。若非阮副官提前打点，老英雄的尊容更不堪入目，本地两个泥水匠忙了一宿才将断臂瘸腿修补整齐，顺便洗涤了朱红色脸颊上厚厚的积尘。两颗孩子玩的玻璃球嵌进空洞的眼眶，使失明已久的关老爷又变得炯炯有神了。可惜那把由周仓握持的青龙偃月刀，不知被谁偷去打了锄头镰刀，一时难以补给。阮副官摆摆手说算了。

胡师长一行往关帝庙去，那阵势很是热闹气派：前边一班手持短枪的卫兵开道；接着是一身黑缎长袍黄绸马褂挺着肥肚的胡庆魁，伴其左右的是姨太太竺云眉、阮副官；其后又是各旅团长官及他们穿绸带花的妻妾；最后是官们的贴身马弁，呼啦啦几十个挎木壳枪的，走道时木壳枪敲击着后胯，弄出很响的声音。

这样威风气派的阵式在穷乡僻野的响马镇算得奇观，自然吸引了许多镇上人来观看，又有些怯意，便挨着墙角门边探了颗脑袋出来，像梅雨时陡长的蘑菇。

这是上午九点多钟，十月小阳春の日头热烘烘地罩在行走者戴帽或不戴帽的脑袋上，一会儿就有汗珠爆在脑门上。女眷们纷纷掏出撒了花露水的手绢儿擦，又小心翼翼地防备着不使脸上的脂粉和唇上的红膏糊化了。

街面上各户的门窗大多关闭着，偶有营业的店铺也谨慎地只卸落两三块门板。倒是几只公母鸡，悠闲自得地站在一截矮墙上，军人们的队列走过来，竟也不慌不乱，俨然作壁上观的雅士。胡师长朝鸡们狠狠地瞪了瞪眼，不防让目光晃了眼睛，打了个极其嘹亮的喷嚏。又传染了几位旅团长响起鼻喷来。女眷们一阵窃笑。马弁们也乐，不笑在脸上，相互用眼眉挤动，将胯后的木壳枪撞得更响。

神色不变的只有阮副官和竺云眉。

竺云眉属那类清丽女子，略瘦的身材，瓜子脸，淡淡的眉，小小的嘴，眼睛不大，却明澈清亮，有种特别的神韵。整个儿女学生装饰：短发齐颈，额前齐崭崭一排刘海，上着白细布衫，下面是黑布裙，白棉袜，青布鞋。她是很不情愿随胡师长走在这列队伍中的，不情愿又不能拒绝，走着便绝无兴

致。所以，长官们打嚏女眷们窃笑时，她只生出一些蔑意，目光茫然地滞落在远处高高矮矮的山峦间。

拜谒关老爷时有点小小麻烦。庙小来客多，关老爷居室容不下这些人。阮副官便挡了女眷让在门外稍候。女人们都不乐意站在外边任热太阳晒脸，一个个撅起油红的或不那么油红的唇，翻白眼瞪着阮副官。唯独竺云眉有点高兴。刚才窥见附近石坎边有几株桃树，影影绰绰似缀了些粉红的花骨朵。她悄然挪步离开了女眷的群体。

果然是桃树，真有几粒欲放的花蕾，似淡似浓的红得十分逗眼。小阳春偶有这种再发的花苞。竺云眉很兴奋。可惜那树枝高了些，任高举了手臂也攀折不到。她有些心急，跃跃欲试要上树。却听背后有了声音。

“太太，让我来摘吧。”

竺云眉猝然回身。是胡庆魁的贴身马弁郑小三，恭恭敬敬地站在七八步远处。她就恼了，“你贼样跟在我后面干吗？”

“怕太太出什么意外。这种偏远地方，恐怕有土匪歹人钻出来，所以……”

竺云眉冷冷一笑，“只怕歹人是你！想在没人处揩我的油水？你不怕我去胡师长面前告你？”

高高大大的郑小三顿时赧愧难支，挺直了身子，将眼眉低垂着：“在下不敢。在下是奉了胡师长之命……请太太息怒。”

竺云眉不再理他，一手撩了及踝长裙的下摆，一手抓紧树丫，一蹬腿，竟很轻捷地上了那树半人多高的杈口。她让身子稍作安定，即伸右手去折那枝缀了两三颗花蕾的枝丫。

才将那枝条折下，就听到胡师长的大喉咙驴吼般喊叫她的名字。

竺云眉兴致顿挫，颓然丢落了那花枝。

二

“南军封云堂部破我军邱阳一带防线，有侵随你部动向。望接电后即巩固工事，拼死御敌于蜈蚣岭以西，以确保省城安全……”

透过电文菲薄的纸片，胡庆魁看到了拟电人仓惶失神的尴尬面孔。三个月前那位五省联军司令还大言不惭地声称视南军如鸡卵，投以小石便可击溃之。几仗一打，北军节节败退，精锐之旅几乎无存。山穷水尽的窘态已显露无遗。胡师长恨恨地骂一句，“孙猴子你狗日的屁事不懂，就会瞎指挥吹大牛！”

他懒懒地从躺椅上扯起肥壮的身子，叫了马弁来，“备马，我要去蜈蚣岭巡察工事。”

走进卧室换军装时，见女人仍歪在床上不作动弹，裹了细白布衫的腰肢扭摆着一个极诱人的睡美人姿势。照往常胡师长便会嘻笑着拥上去亲抚一番，但此刻心境不佳，也晓得她还在为上午的事跟他怄气。刁女子使的是软招，推说头疼，拜庙转来便伏到床上连午饭都不肯下床来吃，这就形如沾了灰的嫩豆腐令胡庆魁无可奈何，只在肚里怨恨：妈的，早知这么难侍候，老子弄这种才女来干吗？

胡师长有过一妻两妾。妻是元配。早已花颜颜凋，两房姨太太虽还存几分姿色，也是徐娘风骨，少了新鲜味道。将

竺云眉弄上手，胡师长可是费了一番苦心，所以当宝贝样待她，不晓得就惯出了坏脾气。他想孔圣人的话真是不错，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！

胡师长耸动着蓄了浓黑八字须的上唇，望着小狐一般卧着的女人，哼出极响的一声，又重重地跺了跺套上黑皮靴的脚。

可恨那刁女子不作丝毫反应。

蜈蚣岭在响马镇西十里处。蜿蜒的岭背形如一条巨大的蜈蚣。其腰脊低凹部为进出浙皖的重要关隘，自古为兵家争夺之地。一个主力团奉命驻守岭上。团长颜麻子骄横自负，是个令胡庆魁头痛的家伙，仗着有过两回战功，又有铁硬的靠山，常干出些违反军纪的勾当。平日胡庆魁只得开一眼闭一眼放他过去。可这回却惹恼了这位师长。

踏上蜈蚣岭，累得气喘吁吁的胡师长发觉偌大的阵地上竟无统兵之将。士兵们在坚硬的地皮上掘了几个小坑，就扔开洋镐铁锹躲到避风处歇下了，有的说粗话取乐，有的掷骰子赌钱，也有扒开衣裤捉扁虱的，活脱一副残兵败军的模样。胡庆魁恨恨地用马鞭点着一个混在当兵的一块赌钱的排长鼻子问，长官们干吗去了？排长哆嗦了一下说不知道。胡师长一马鞭抽落他的帽子，排长怪叫一声，“恐怕去赌钱了，听说镇上有个赌场……”

其实他已经猜出那麻子团长的去向了。可是居然不管修筑工事，又居然统领一帮军官去赌，这就太过分了！狗日的，南军的刀快劈到头顶了，你还只顾自己找乐？由颜麻子又恨及那位五省联军司令，就为救过你孙猴子一命，就将一个警卫连长提成了团长，能提着刀片子领着士兵冲锋，就张

狂得要爬到我一师之长头上拉屎了！等着吧，姓孙的联军司令当不长了，到时机就把你颜麻子一脚踹出军营，让你无日的还回去干你的旧营生！

又走了其他旅团的阵地，情况也很糟。士兵提不起精神修工事，一些下级军官见着师长，还嘀嘀咕咕问欠了几个月的军饷啥时发。又讨过冬的棉衣。江浙比不得闽南暖和，单衣裤要熬过冬天可不易呢。

胡庆魁懊丧不已。军心涣散，厌战情绪，这可不是吉兆。前些日子战事失利的讯息显然早已在军营中漫散。他用马鞭拍打自己脚上的靴帮子，心想有必要整饬一下军纪，而且须拿军官开刀。大敌当前，当官的还一味地贪图安逸，甚至一些营连长也到响马镇号民房住，任手下士兵胡作非为。妈的，只要我胡某人还当这个师长，决不让你们烂了老子的队伍！

整整一下午，骑马，爬山，发脾气骂娘，胡师长已很乏了，他有很久没这么费力气费精神了。军服里面早已燥出一堆热汗，又被傍晚的凉风吹着，冷飕飕挺不好受的。马儿也累了，马蹄儿软沓沓像懒和尚敲木鱼声。

道旁几株苦楝树上栖了几只黑乎乎的乌鸦，哇啦哇啦地乱叫。胡师长听着很不是滋味，不吉利的感觉像有条凉丝丝的蛇在身上游来游去。他掏出手枪，气恼咻咻地朝乌鸦们射去。

枪声像撕破了一大块布帛。树上的乌鸦张惶逃窜，扑扑地跌落许多干瘦的苦楝籽。

三

阮副官将文房匣子打开，取出笔、砚、墨、镇石之类，在案桌上一一排列。又取来半杯清水，往石砚里倒些许，将笔泡上，然后捏墨，按在砚池中慢慢地磨。

这时阮副官已除去了那套总也不合身的军服，旧蓝竹布长衫罩着他削瘦、微驼的身子，才显得很熨贴。磨墨的动作过于娴熟而成了机械运动。他的目光久久地滞落在暗红色文房匣子上。匣子古色古香，如一本厚书大小，不知什么木质，击之笃然有声，嗅之有异香充鼻。一回胡师长开玩笑说，你总揣着这宝贝木匣子干吗？行军打仗碍手碍脚的，扔了拉倒。写文告哪儿不能随便弄来笔墨？他作正色道：扔它倒不如把我赶走。

文房匣子为何珍贵，阮副官从不与人言。他随胡庆魁是上年春天的事。那时孙传芳正得势，胡庆魁打垮了浙江总督卢永祥的一个团。将团部属员从伙伕到女眷都抓了起来，一堆男女哭哭啼啼求饶活命，唯独一身青布长衫的他神态索然。引得胡庆魁好奇，便问他姓名职业。答曰：是抓来替他们写布告的。又说，其实也不用抓，有口饭吃哪儿做事不一样？胡师长说，那好，我不抓你，愿来给我写布告吗？

就这样成了胡师长的写布告副官，兼营些胡师长的生活起居上的琐事。一师之长除指挥部队下令打仗，又有许多与军事无关或不很相关的事情，光这些事也够阮副官忙碌的。

落笔前他双目凝定案前一方白纸，悬肘有顷，才将饱蘸

墨汁的狼毫顿然按在纸上，轻拽厘拧，复缓缓提笔，将一个“布”字写成了。阮副官搁下笔，背了手在案前轻轻踱步，将写下的“布”字细品一番，才又提笔写下一个“告”字。

只在这时候阮副官才觉得生命的精血是属于自己的，而其外不过是一具被典卖的行尸走肉。“胡开文堂”制的徽墨研磨后独特的墨香将这间俗陋的民宅渲染得如书家居室。恍惚间浮凸出阮门深院那典雅古朴的书房，青瓷花瓶，唐宋字画，壁上的箫笛，几上的古琴，朗朗吟诗声……颜体遒劲郁勃，气势开张，柳体则风骨刚健，笔落根生。后人多以此二公为楷，取之精华而又拓新意，米芾的草书用笔俊迈，有“风樯阵马，沉着痛快”之评，苏轼则诗文并茂，墨以文贵，文倚墨存……闲居的阮阁老对幼孙的这一番习书启蒙之言竟又记起来了。

阮副官不出声地微微一叹，又去握笔，便觉手腕滞重了许多。

布告是千篇一律的格式、词句。每至一地必有这一番安抚百姓的陈词滥调，“视百姓如同父母”，“偶扰地方，实为无奈”，“兵马所至，当秋毫无犯”，说是这般说，做又当别论，墨写的字不如钢打的刀。

阮副官想自己一纸布告，往往功能如同废话，且不知重复过几多这样的废话。心里苦涩，手中笔便软了筋骨，滑出无力的一撇。他看看写坏的字，不禁摇头，又将这纸揉了，重换一张铺开。虽是一篇废话，他却不愿落下一个废字。

“阮副官，又写布告了？”

软滑的声音像一支柳条轻缓地拂过。他不回脸也可以想象出胡师长那位太太此刻常持的姿态：亭亭地站在门边，